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狄公傳

第三十四回 接印綬舊任受辱 發公文老民伸冤

卻說洪如珍這一番話，說得狄公大怒不止，乃即說道：「我道你是個正人君子，誰知你也與這班狗徒鼠輩視同一類，但有一言問你，你這個官兒，是做的當今皇家裏的官呢，還是做的張昌宗家的官呢？先皇升駕，雖為這一班奸黨，弄得朝政不清，弊端百出，若是你忠心報國，理合不避權貴，面折廷諍，才是為大臣的正理。而且這個周卜成乃是你的屬下，若不知情，這防範不嚴的罪名，還可稍恕；你竟明明知道他害虐百姓！設若將民心激變，釀成大禍，那時張昌宗還能代你為力麼？你識時務，乃是如此耶，豈不是欺君誤國的奸臣麼？有何面目，尚且本部院抗禮相見？可知做官，只知為國治民，不避艱險，即使為奸臣暗害，隨後自有公論，何必貪這區區富貴，貽留萬世罵名乎？本部院今日苦口勸你，以後務使革面洗心，致身君國，方是為大臣的氣度，百年後史策流傳，亦令人可敬。」這一派話，說得洪如珍啞口無言，兩耳飛紅，過了一會，只得自己認錯說道：「下官明知不能勝任，因此屢經呈請開缺。目下大人前來，此乃萬民之福也，下官豈有不遵之理？」狄公見洪如珍面有慚色，彼時也就是起身告辭，上轎而去。

回至客寓，卻巧元行衝前來回拜。狄仁傑便將方才這番言語，說了一回。乃即道：「洪如珍這廝，不知自何出身，何以數年之間，便做了這個封疆大吏？看他舉止動靜，實是不學無術模樣。」元行衝長嘆了一聲，說道：「目今是綠衣變黃裳，瓦臺勝金玉了。你道洪如珍是何等人物，說來也是可恥之甚。你我若非受先皇的厚恩，定要罷職歸田，不問時局，落得個清白留遺，免得同這一班市儈為伍了。」當時就將洪如珍兒子，拜那僧人懷義為師，送入宮中，以及僧人懷義為白馬寺的主持，聖駕常常臨幸的話頭，說了一遍。狄仁傑聽說後，也就長嘆不止，說道：「我狄某若早在京數年，這一班狗群鼠黨，何能容他等鳴張如此！其初以為只張昌宗數人而已，誰知武后又有僧人邪道。但不知此人，現在宮中，還在寺內呢？」元行衝說道：「現在尚在寺中，若日久下來，難保不潛入宮內了。」狄公當時又談論了一會，元行衝方才拜別，坐轎而去。

到了第三日，這天狄公先入朝，請了聖恩，回至寓中，已是卯正之後。因自己的僕眾無多，又無公館，當時在寓中穿了朝服，乘坐大轎，遮前攔後，來至巡撫衙門，卸在大堂，升了公座，命巡撫差官，到裏面請印。所有合署的書差，以及屬下的各官員，如此見大人輕減非常，一個個也就具了冠帶，在堂口兩旁侍立。洪如珍見巡撫差官進來請印，知是狄公已到，隨即將王命旗牌，以及書卷案牘，同印一併送出去。只聽得三聲砲響，音樂齊鳴，暖閣門開，巡撫差官披著大紅將印放在公案桌上設好，狄公當時行了拜印禮，然後在堂下設了香案，謹敬叩頭，三拜九叩首，望闕謝恩。升堂公坐，標了朱筆，寫了「上任大吉」四個字，用印蓋好，帖於暖閣上面，方才堂下各官，行廷參禮畢，眾書役叩賀任喜。

狄公隨即在堂上，起了公文，用六里牌單，加緊命清河縣周卜成，迅速來省。所有遺缺，著該縣縣丞暫行代理，並傳知郝乾廷同胡大經，王小三子，並被告曾有才，著派差押解來轅，以便訊辦。書辦將案稿接過，心下甚是恐怕，各書吏暗道：「真是狄巡撫大人，名不虛傳，算得個有膽量的人，從未見過，方才接印，便動公事。」提人之事，當即在堂上騰清已畢，蓋了官印，由驛遞去。這裏狄公又閱城盤庫，查獄點卯，一連數日，將這許多公文，列行辦事。此時洪如珍已遷出衙門，入朝復命，這也不在話下。

且說周卜成自遷緣了這清河縣缺，心下好不歡喜，一人時常言道：「古人說得好，將相本無種，男兒當自強。我看古時這兩句話，或者有用；若在此時，無論你如何自強，也不能為官。我若非在張昌宗家作役，巴接了這許多年日，哪裏能為一縣之主？我倒要將這兩句話，記掛了方好，又好改換了這兩句話：將相本無種，其權在武張。你看今日做官的人，無論京官外官，俱是這兩家的黨類居多。我現在既做了這個官兒，若不得些錢財，作些威福，豈不辜負了這個縣令麼？」他平日如此想法，到任以後，卻巧又見曾有才居住在此地，更是喜出望外，兩人表裏為奸，凡自己不好出面的事情，皆令曾有才去。無論霸佔田地，搶奪婦女，皆讓他得人先分，等到有人來告控，皆是駁個不準。外人但知道他與曾有才一類，殊不知他比曾有才還壞更甚。那日將郝乾廷的媳婦搶來，便與曾有才說道：「此人我心下甚是喜悅，目下權聽你受用，等事情辦畢，還是歸我做主的。」兩人正議之間，適值郝乾廷前來告訴，周卜成格外駁個乾淨，好令他決不敢再告。誰知此時反被狄公進京，沿路中訪問，未有數日，京中已有聖旨下來，著他撤任，彼此兩人甚為詫異，不知這姓狄的是何出身，何以知道這縣內案件。當時雖然疑惑，總倚著是張家的人，縱然有了風波，也未必有礙。當即寫了一封書信，並許多金銀禮物，遣人連夜進京，請張昌宗從中為力，以免撤任。誰料此才去，河南府裏已接到巡撫狄公的公事，嚇得府裏的知府，手忙腳亂，隨即專差專訪下來，命縣丞代理縣印，立即傳原被告等人，一併赴轅候審。周卜成接了這公事，心下方才著急，悔恨這件事不該胡鬧，好容易貪緣這個縣缺，忽然為上憲的來文撤任。已是悔之不及。雖想遲延，無奈公事緊急。次日便將印卷交代與縣丞。縣丞也隨即出差。傳知原告，準於後日赴巡撫轅門候訊。如此一來，早把郝乾廷，胡大經，王小三子等人，弄得猶豫不定，聽說巡撫親提，遙想總非佳兆，當即到縣內稟到，同曾有才等人，分懼怕，惟恐在堂上吃苦。

誰知公文號房，見了這件公稟，知清河縣已經到省，當即送入裏面，請狄公示下。狄公命被告，並將已革清河縣交巡捕差官看管，明日早晨，郝乾廷同胡大經、王小三子三人來轅門，伺候聽審。當日狄公朝罷之後，隨即升坐大堂，兩旁巡捕差官，書吏皂役，站滿階下。只見狄公入了公坐，書辦將案卷呈上，狄公展開看畢，用朱筆在花名冊上，點了一下，旁邊書辦喊道：「帶原告郝乾廷上來。」一聲傳命，儀門外面，聽見喊帶原告，差人等趕將原告郝乾廷帶進，高聲報道：「民人郝乾廷告進。」堂上也吆喝一聲，道了一個「進」字，早將郝老兒在案前跪下。

狄公望下面喊道：「郝乾廷，你抬起頭來，可認得本部院麼？」郝老頭稟道：「小人不敢抬頭，小人身負大冤，媳婦被曾有才搶去，叩求大人公斷。」狄公說道：「汝這老頭兒也太糊塗了，此乃本部院訪聞得知，自然為你等訊結。汝且將抬頭，向本部院一看，可在哪裏看見過麼？」郝乾廷只得戰戰兢兢，抬頭向上面一望，不覺吃了一驚：乃是前日為這事，要告府狀，那個行路的客人。當時只在下面叩頭說道：「小人有眼不識泰山，原來大人私下裏暗訪，真正我等小人之幸。此事是大人親目所睹，並無虛假的話頭。可恨這清河縣，不準民詞，被書差勒索許多的銀錢，反駁了誣栽兩字，豈不有冤無處可伸麼？可憐胡大經同王小三子，也是同小人如此苦惱，現在在轅門外伺候，總求大人從公問斷，令他將人放回。其餘別事，求大人也不必追問他便了。他有張昌宗在武太後娘娘面前袒護，大人苦辦得利害，雖然為我們百姓，恐於大人自己身上，有礙前程。小人們情願花些錢，皆隨他便了。」狄公聽了這話，暗暗感嘆不已，自思自今未嘗不有好百姓，你以慈愛待他，他便同父母敬你，本部院只將人取回，餘皆不必深究，恐怕張昌宗暗中害我，這樣百姓，尚有何說！可恨這班狗頭，貪婪無厭，魚肉小民，以致國家的弊政，反為小人訾議，豈不可恨！當時說道：「你等不必多言，本部院既為朝廷大臣，貪官污吏，理合盡法懲治。汝等冤抑，本部院已盡知道了。已命胡大經、王小三子上堂對質。」這堂論一下，差役也就將這兩個人帶到案前。狄公隨命跪在一旁，然後傳犯官聽審。堂上一聲高喊，巡捕差官早已聽見，將周卜成帶到案下，將至儀門，報名而入。此時周卜成已心驚膽裂，心下說道：「這狄仁傑是專與我們作對了。我雖是地方官，通同一類，搶劫皆是曾有才所作所為，何以不先提他，惟獨先提我？這件事就不甚妙了。」心下一想越怕不止，將兩隻腳軟軟的就提不起來，面皮上自然而然的就變了顏色，一臉紅來，又一臉白了。巡捕差官見他如此光景，就低聲罵道：「你這個狗頭的囚犯，此時既知如此駭怕，當日便不該以張昌宗家勢力，欺虐清河縣的百姓。昨日一天半夜未見你有一點兒孝敬老子。你這麼在清河縣的任上，會向人要錢的，到了此時還要裝什麼腔，做什麼勢？不代我快走！」

周卜成此時，也只好隨他辱罵，到了案前跪下說道：「已革清河縣知縣周卜成跪見。」不知狄公如何治罪於周卜成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